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五

中山王世家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中山王徐達字天德鳳陽人也達長身高顴赤色太祖
之從郭子興而初起也達卽來從時年二十二爲人沉
重有雄略事太祖二年太祖推爲上將從狗定遠下滁
陽郭子興來滁以達爲鎮撫從下和陽是歲濠饑濠帥
孫德崖自率其衆至和陽就食太祖子興故與德崖隙
聞之自滁來見德崖亟欲甘心之德崖軍遂擁太祖入
麻湖中以爲質達急馳往德崖軍語衆曰若等柰何繆

聽訛言輕執朱公以相激也郭公誠不能釋憾於孫公亦何有於朱公執朱公亡救於孫公何益徒兩傷不如釋朱公令之還以出孫公好不兩全乎達請以身代且若等安知郭公之留待孫公今何如也是時子興聞太祖執急甚顧與孫公佯加好有往矚者歸言于衆子興方握德崖項飲甚懽於是衆從達言釋太祖我亦歸德崖達乃還亡何子興亦卒從渡江下太平守溧水與常遇春擊蠻子海牙軍采石走之從定金陵太祖以達爲大將浮江東下下京口置鎮江翼授統軍大元帥太祖

爲吳國公轉行樞密院同僉攻毗陵迎擊張九六援兵常熟破之禽九六九六士誠弟也梟鷲而善謀士誠陷有淮浙九六功爲多九六獲士誠乃大寤降于元克毗陵陞僉院轉攻定寧國拔宜興太祖往定浙東達留守趙普勝陷池州達與俞通海趙德勝大破其樅陽水寨走之復池州太祖在浙東聞捷大喜曰趙普勝吾所蚤暮今當少奪其魄矣加授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太祖還命西征下潛山斬僞參政郭秦沙河陳友諒復寇池州達與遇春迎擊于九華山下斬首萬級生獲三千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 世家一 卷一百一十五
人遇春請盡殺之達曰今天下戰爭方始不可多殺以
絕其歸附心遇春不聽夜阮之幾盡存三百人達以聞
太祖令達縱三百人歸友諒從破友諒龍濟張士誠陷
宜興攻復之遷江南行中書省右丞從征偽漢江州友
諒走武昌太祖入江州達軍夏口偽漢平章胡廷瑞以
龍興降太祖遂如龍興令達守江州太祖還建康龍興
降將祝宗康泰殺知府葉深叛時達行徇武昌還定龍
興械康泰歸建康漢復陷江州達復往擊却之江殘而
不可守乃棄江從援安豐別將圍廬州漢寇洪都達棄

廬州還從擊漢鄱陽湖前鋒奪漢一樓船太祖虞漢襲
建康也令達還守建康太祖誅友諒還爲吳王置中書
左右相國達爲左相國七月克廬州因徇湖南未下州
郡師至江陵故漢平章姜珪迎達轅門請曰當死者珪
耳百姓無辜明公誠爲天下誅亂弔民請自珪始達喜
勞慰之卽令下令安輯他郡聞之開門而待亡不下者
太祖語達曰漢平張士誠已在吾彀中兩淮未定羽翼
未剪吳未可破也明年令達復與遇春等將兵東向下
海安取泰州與馮勝并力克高郵淮安守將梅思祖率

所部州郡迎降師還以大將軍帥師二十萬率諸將伐吳與吳師鏖戰于吳興皂林之野下湖州湖州守將右丞張天騏司徒李伯昇皆與士誠先是嘯聚高郵共起者也於是皆就降矣進圍姑蘇九月不能下令人還建康請事太祖手書示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于天性而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軍中緩急將軍不肯造次少違朕甚嘉焉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其聽將軍便宜行事時莫天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數遣使招之天祐輒殺

之天祐有將楊茂常沒水中出入以蠟書相聞我師獲之達親解其縛推以腹心縱之茂感激反爲我間往來盡以敵情輸我我故得乘其困盡銳攻之將破城時下令軍中掠民財者斬毀民居者斬離營二十里者斬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達虜士誠還進封信國公其冬以信國公授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北定中原兵至沂州斬元將王宣遂下山東諸郡明年戊申太祖卽大位立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達以大

皇明史稿 卷一百一十五 李思齊傳
軍遡河入汴由洛進陝元平章李思齊張思道共拒達於潼關達遣右副將軍馮宗異破走之入潼關上不欲達急思齊等幸汴梁召諸將還詣行在命先取元都達見上勞之曰將軍連年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旦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共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耳達師渡河河北州郡投戈抵跪旗下及克通州元君北奔遂入元都封元

府庫圖籍令故奄護視元宮人民安堵承制立燕山六衛使都督孫興祖留守而遂與常將軍西下晉冀擴廓帖木兒率萬騎出鴈門關覲北平達語諸將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吾北平有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抗禦我今乘其不備疾走太原傾其巢穴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自救此時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擴廓可禽也諸將皆曰善引兵徑進擴廓聞之亟還達與常將軍夜出精騎襲擊之擴廓身遁盡降其衆入定太原乘勝長驅遂至關中關中父老千人出城迎達達乃按軍

郊外先令入城撫諭更置官屬以鎮慰之是時張思道保慶陽李思齊保臨洮諸將勸達先由函州取慶陽後從隴西取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洮西通番夷北界河湟人足備戰鬪土足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即束手降矣臨洮旣克旁郡自下師至鞏昌李思齊果以臨洮降張思道走寧夏留其弟良臣守慶陽良臣佯納款夜劫我師達分諸將絕其出入攻下斬之陝西悉平上立功臣廟雞鳴山位達第一洪武三年復以征虜大將軍出西安破王保保沈

兒谿獲元宗王二人國公平章各一人王保保走和林右丞胡德濟喪師械還京遣左副副將軍鄧愈西招吐蕃而自將下興元其冬大封功臣上以達功最盛進封魏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食祿五千石予世券四年賜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賜第京師表其故里曰大功五年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曹國公文忠宋國公勝賜如之上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朕故以是表卿等之功達等頓首謝不敢當上曰古人有

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賞不亦宜乎其年復與曹宋二國公分三道出取王保保達出鴈門與虜戰嶺北失利還自後歲填北平時北虜漸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惟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啓釁上念之歲行盡卽召還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恂恂恭謹上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卽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卽強沃以酒醉而覆之被舁卧內宿焉夜中達

醒問何處內侍對曰舊內達亟起出趨卅陛下五拜三叩頭出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上惡之達是冬疾作上心恐踰月瘥上特予勅悅安之越明年二月薨年五十四上哭之慟賜葬鍾山之陰卹典一如開平王上親製神道碑文贈中山王謚武寧侑饗太廟位第一追王三代達行兵整而簡武而不殘成功不矜所下二大都三會省望郡膺邑以百數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諸將敬若神明上讀書有益以語達達出輒囊書自隨玩讀夜分不輟好親禮儒生與說古兵法策諸將是非成敗

若數計長女尚燕王王三子皆達女出親爲王舅與天子夷輩而見必執臣禮不少間君子謂達之爲人臣也其事上也共其居功也安其藏身也哲其爲開國功臣之冠也宜哉子四人長輝祖次添福次增壽次膺緒女長爲仁孝皇后次妃代王次妃安王輝祖初名允恭上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爵輝祖嘗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大字建文君卽位特見信任踰月兼太子太傅與曹國公李景隆同掌六軍靖難兵起景隆總師北進建文君令帥京

軍三萬爲景隆殿白溝河之戰景隆師大敗輝祖軍獨完燕軍日南逼復與都督何福往拒之于小河輝祖與大戰齊眉山斬燕千戶李彬尋召還守京城燕軍至江上輝祖尚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禦將士多離散金川門遂失守文皇入國武臣盡推戴輝祖獨不屈召至問之不答上怒欲誅之以元勲國舅僅禡其爵幽繫之永樂五年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黃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

王沒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欽
乞守墓南京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仁宗嗣位詔復
爵尋卒子顯宗嗣正統十二年卒無子弟承宗嗣天順
元年守備南京加太子太傅七年卒子備嗣守備南京
加太子太傅正德十二年卒贈太傅謚莊靖長子奎壁
未嗣卒奎壁子鵬舉嗣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
保鵬舉卒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六年邦瑞卒子惟志
嗣自顯宗嗣爵後而孝陵在留京遂以懿戚世世奉祀
文皇初卽位以一中牢告中山王其後因之添福蚤卒

增壽素通欵北平初爲右軍都督從文皇出塞征乃兒
不花有功靖難兵至金川門建文君手捽增壽至左順
門腰斬之廡下文皇卽位贈武陽侯謚忠悉永樂二年
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爵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卒子顯忠嗣卒子永寧嗣卒子世美蚤世世美子光祚
嗣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卒子延德嗣卒子文壁嗣膺緒
初爲尚寶卿遷大同中衛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
事奉朝請太宗朝以元舅見尊寵仁宗初拜膺緒子景
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璿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諸孫爲指

揮勿絕也

論曰中山王方感風雲之會奮其智勇太祖遂首推爲
佐命之元臣不曰所與我共有此天下者其在斯人乎
自下建康太祖親與友諒角者再王再從行其它十七
則皆受賑專征前旌所臨莫不頓顙歸命及至吳平入
洛三分之業垂手而有其二矣用天因地直指幽燕盡
洗障天氣祲修復漢宮威儀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蓋謂王乎一統元勳咸集王躬自古所稱帝臣
王佐三代而下寧有兩乎當時元女侑配英主今之後

裔兩都二公對握兵柄慶流奕葉河山並遠勲名直與
天壤不朽矣

贊曰桓桓中山寔爲帥首黃鉞載麾駝金壓扭批漢無
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燕指授玄黃爭屬壺簞慚後
廟無移簾室不改節永綏舊都啓我元后帶礪常新釋
蟬世守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六

開平王世家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開平王常遇春字伯仁定遠人長身白晳有膽力猿臂
 善射元末群盜起躡江淮間盜魁劉聚得遇春愛之使
 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聚令
 常護左右而遇春耻事之以爲聚群盜雄耳無足與計
 天下事者去之困卧田間夢金甲神擁盾呼之曰起起
 主君且至遇春寤適見太祖騎從至遂與其徒屬數十
 人來歸太祖得遇春喜甚然以遇春暫困厄有主者久

當自去既兩月太祖誓師渡江遇春請爲前部先鋒太祖弗予跽請再三不肯遇春泣下太祖終勿使第語之曰汝且從予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予未晚也比抵采石元兵陣于磯上聯舟磯下三丈許將士相顧莫敢先遇春乘小舸後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挺戈大呼一躍先登元兵盡靡遂拔采石取太平太祖乃以遇春爲總管府先鋒從守禦遇春有幸得事太祖得所歸委心效命明年元中丞蠻子海牙屯采石扼太平遇春擊走之守溧陽從定建康先登從徐將軍下鎮江攻毗陵毗陵人

圍達牛塘遇春至而解陞統軍大元帥克毗陵陞中大元帥圍寧國傷矢而還尋擊吳師馬駭沙取之別下池州陞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取婺州轉鎮固將軍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協僉院胡大海守婺州衢婺隣守將宋伯顏不花多智術太祖蚤暮慮莫誰何付遇春遇春圍擊兩月無虛日窮伯顏之技克之陞僉院陳友諒陷安慶從徐達攻安慶拔其水寨友諒伴陳船援安慶而夜襲池州遇春知之依擊九華山下大破之俘斬萬人從擊陳友諒龍濟陞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從

取安慶破江州還守龍灣吳司徒李伯昇寇長興擊走之已而池州叛卒羅仲賢據神山與吳連進擊斬之殲其黨從擊吳將呂珍安豐拔壘先登元將廬州左君弼尋以兵至助珍復逆擊走之因遂與徐將軍移薄廬州陳友諒寇南昌乃解廬州圍還救與漢兵大戰鄱陽湖漢將張定邊入犯太祖舟太祖舟適膠爲所厄遇春針定邊一矢却之火攻漢軍所燔敵艦爲多漢軍死者半友諒懼退保鞋山欲還走時我軍亦多亡失氣稍欲縱之同僉俞通海請出湖口邀之遇春然之遂獨

舟出江控上流爲諸將先諸將從之竟殲友諒留攻武昌漢將張必先自岳州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禽之必先漢相張定邊弟也遇春縛徇武昌城下定邊遂奉其王出降漢亡太祖爲吳王以遇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其秋復從徐將軍取廬州別將平臨江討熊天瑞贛州天瑞爲故漢堅守不肯下太祖不欲誅殺其民遣郎中汪廣洋諭遇春困服之天瑞乃降天瑞養子田元震遇遇春操鐵搥格擊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贛降言太祖用之遇春下贛不戮一人太祖手書褒諭曰予聞仁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一 三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
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予甚爲將
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諸將軍其益廣宣威德
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頒賞將士布帛文綺遇春前至
南安復遣偏師南度庾關降下雄韶二州皆漢地還軍
西下安陸及襄陽其年冬復與徐將軍東定兩淮遂副
大將軍往討浙西與吳師大戰毗山斬將二人禽僞參
政黃寶襲焚其親軍赤龍船破昇山六寨遂下湖州從
至姑蘇姑蘇圍久未下士誠自出山塘襲我遇春見之

撫亮帝將軍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爾能爲我
取此乎弼馳鐵騎揮雙刀疾擊之遇春乘之士誠走陷
沙盆潭破平江縛士誠加授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太祖曰常將軍吾之尉遲恭也封之如其國遇春偉貌
絕力常言將十萬衆可以橫行天下然往往輕敵太祖
以爲戒有事則副大將軍行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顧
善守大將軍節制無敢異太祖即皇帝位秩加上柱國
皇太子立兼太子少保洪武元年副大將軍北定中原
河南守將脫目帖木兒將兵五萬迎戰洛水北遇春單

騎出嘗之洛北軍中二十騎攢槊出應之遇春一矢射其前一騎殪之餘騎皆遁走大軍乘之洛北軍大潰上幸汴梁召見勞曰將軍與大將軍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勞苦而功高乃爾乎遇春頓首曰皆賴陛下威德臣等奉遵成命得效驅馳臣之幸也受詔與大將軍克元都略定保定中山真定擴廓聞元亡兵出鴈門關矚故都遇春西會大將軍柳亨擣太原擴廓還自救遇春語大將軍曰我騎雖集步兵未至不可以戰若以精騎夜劫之必得志焉大將軍從之大敗之追奔至忻州

下大同平河東轉從大將軍奉元下鳳翔元也速寇通州上召遇春東還禦也速因發步卒八萬騎一萬以偏將軍李文忠副之使自北平往擣元君開平破之元君復北竄遇春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亡筭師旋次柳河川以疾薨年僅四十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王謚忠武賜葬鍾山明器九十事上語史臣宋濂曰朕開拓之功遇春十居七八卿其文諸豐碑功臣廟侑饗太廟位皆亞達洪武

元年皇太子立上念王有大功早卒冊王長女爲皇太子妃三年大封功臣長子茂以父功封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世券二十年茂從定國公出征納哈出驚潰虜安置龍州卒無子弟昇紹爵二十一年改封開國公靖難兵入昇與魏國公分道血戰文皇宥不誅昇卒子繼祖繼祖六子長子寧寧子復弘治五年詔錄太廟元祀功臣後曰此其人佐太祖平定天下有大功今其子孫不霑寸祿夷於昨隸朕不忍焉其加恩承祀於是復及李鄧湯三家後皆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復卒子

經嗣經老子鳳嗣鳳卒子玄振嗣嘉靖十年進劉基侑享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遇春文忠愈和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微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逮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 皇上神聖天啓動遵祖法特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議從事廣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壁侯各食祿千

皇明史稿 卷五十三 世家二卷 六
石予世券嘉靖二十七年玄振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
胤緒嗣

論曰天地閉革開平王獨寤真命之主於群龍野戰之
秋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哉首事渡江之日先聲之烈
則已肇于王之奮戈一呼斯武王耀武於孟津隱有以
奪胡元之魄而喪其膽矣至于鄱湖一戰白龍魚困矢
騰于菴驟解百萬之重圍漢舟燼而大敵亡遡流而下
章貢詔比曹彬之下江南誰謂王好殺哉夫殺以止亂
此九華之俘所以不勝其雄心而失大將軍之心也而
其後遂能謹守大將軍之節制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大
將軍雅愛重之終始無小間此豈與暗烏跳盪百夫之
勇者等儕哉夫封鄂而謚忠武唐尉遲氏宋岳氏併開
平而三大將之材當與岳氏伯仲周書所稱熊羆之士
不二心之臣王誠足以當之
贊曰糾糾開平猛力如虎豈不懷恩必歸真主強漢僞
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開鄂渚
允矣元戎赫然威武位亞中山血食千古

次次云云... 中山血食千古

其... 入... 出... 其... 不... 心... 王... 且... 以... 當... 之...

乎... 而... 二... 大... 事... 之... 林... 崇... 與... 是... 月... 計... 於... 周... 書... 河... 歸... 謝... 之... 士...

... 夫... 以... 事... 其... 士... 大...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七

岐陽王世家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乳名保保母太祖之長
姊也保保年十二母卒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保保東西
竄匿幾罹鋒鏑數矣賴有天幸及聞太祖起兵滁陽間
關携至太祖見保保喜泣下保保前牽太祖衣亦泣太
祖曰人言外甥見舅如見娘果然又喜又泣下命太后
子之是時太祖未有皇子見童稚之有材勇者多蓄而
子之於是稱之為保兒從姓朱太祖之兄子文正先是

毋避亂與太祖相失及是亦來歸因令保兒從皇姪
予名文忠延師誨之而保兒穎拔能講誦書史又旁
音孫吳兵法太祖一日取所業咏之喜曰是亦可矣當
於馬上習之從渡江以舍人從廖永安下池州驍勇爲
諸軍冠時年厯十九明年戊戌自策孤軍攻下青陽石
棣太平旌德四下邑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
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士卒爭共取輜重文忠念士卒
飽且驕無闔志乃悉聚而焚之曰是區區何足惜若能
樹功破賊立大富貴少此乎身帥將士進次淳安遇營

壘輒降其衆會鄧愈胡大海攻下嚴州承制置德興翼
元帥府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
領元帥府事張士誠時挾苗獠之衆水陸並至文忠輕
兵先出陸道逆擊所斬馘載巨筏放中流而下下流苗
軍見之皆夜遁苗帥尋爲士誠襲殺苗將蔣英劉震等
遂率其屬三萬衆來詣文忠降其冬太祖出定浙東明
年文忠與胡大海會兵進取諸全二月吳人來侵嚴州
文忠大破之于碧溪塢四月吳兵復至大浪灘又破之
于胥口遂克分水進行樞密院同僉是時浙東諸郡胡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一 二
大海守婺州耿再成守處州先是來降諸苗將分屬兩
州四載矣於是約戕其主帥同日反二州亂文忠聞亂
急馳婺賊已出走降吳屬兵再成子天璧攻處州入之
反賊乃伏誅太祖乃以文忠爲左丞開省嚴州總制
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守將謝再興常私遣人入杭
通市太祖知之怒因遣參軍李夢庚往代再興還再興
遂執夢庚降吳文忠乃與諸將議曰諸全浙東門戶諸
全不守衢處不支矣別築新城五指巖承制以大海子
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文忠方築城時再興每

導吳人寇東陽寇浦江寇義烏連兵撓我版築文忠兵
出左右應輒左右却之城完吳將李伯昇兵號六十萬
頓至城下城堅而不可拔自潛去太祖以文忠捍衛有
功陞右丞明年伯昇復兵二十萬挾再興再至又別遣
兵出烏石窺建德文忠聞而笑曰此烏石兵綴我耳新
城不保嚴其盱食乎乃令指揮何世明居守自率指揮
朱亮祖等夜啣枚走新城至則止壁龍潭時敵壘相連
十餘里德濟請俟大軍文忠曰君不聞昆陽淝水之戰
乎安俟衆而是日耿天璧援兵自括至軍益振文忠申

皇明史稿 卷之三十三
令軍中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衆寡我國家何負于
叛人虜乃挾之以日夜生釁于我爾等尚效死斬刺敢
有貪鹵獲而不用命者戮以徇又仰天祝曰願天佑社
稷微臣不敢愛其死以縱敵策馬橫戟先率敢死士數
十騎馳出敵後衝其中堅殺數人人人自駭亂相蹂躪
大軍乘之德濟又出城中軍夾擊之呼聲震天斬首數
萬盡燔其壘血流膏草青原爲赭太祖大軍未及發而
捷書至矣太祖大悅賚以名馬金帛明年大將軍討姑
蘇遂屬文忠下浙江文忠兵過桐廬富陽皆爭來下獨

餘杭以謝再興子五人拒守諸將怒欲屠之文忠曰二
三豎子逆命耳百姓何辜及城拔民得不屠杭州守將
潘原明使負外郎方爨走轅門謁曰天兵如雷當者齏
粉杭城生齒百萬前矛上至人人震恐明公布宣德意
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聚雞犬亦寧人大悅曰
王者之師也皆恐來晚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知
使爨頓首請命文忠曰兩軍未交而遽請降毋寧緩我
乎爨曰杭民寔望明公生我敢逆顏行若待兵臨城下
急亡及已文忠納其言欵接遣歸下令軍中毋入民居

入有常刑有卒藉炊民釜磔以徇原明封府庫奉圖籍
執蔣英劉震出降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徙守杭
復姓李洪武建元奉詔往撫閩溪未定諸寨二年以偏
將軍副常將軍北破元君開平常將軍薨于師詔總其
軍往從大將軍慶陽時元君北屯昌州使脫列伯寇大
同文忠至太原大將軍已拔慶陽文忠因語衆將曰上
命我與若等汛掃疆表餘黨大同民朝夕急今移慶陽
之師援大同庸非上意乎遂從代出鴈門至馬邑禽游
將一人至白楊門禽黠虜四大王一人至大同阻河而

軍脫列伯帥大軍渡河挑戰文忠堅壁蓐食先使一軍
殊死嘗虜不可破度虜饑疲分左右翼出擊縛脫列伯
而歸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出野
狐嶺下興和破應昌元君已殂元太子北走獲元孫買
的里八刺暨后妃諸王玉璽玉冊等其冬大封功臣上
以文忠應昌功最大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
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父貞初以長公主貴爲駙馬都
尉復得特進穰公四年宣撫兩川五年以左副將軍總

東道兵北至土刺河大敗虜騎海其明年出朔州又明年總三道軍一出白登一出三不刺一出順寧陽門凡禽太尉一人平章二人國公承旨各一人王妃一人斬將七人宗王一人司徒平章各一人知院一人文忠六出沙漠所下州郡皆完保入職方十二年往督河岷臨鞏等處城池軍務并與西平侯協理洮州衛事其秋召還掌大都督府十六年兼領國子監事時太學初設學徒衆又多貴游子第教尼不行上以文忠勲臣親重且得士特令兼助繩糾文忠一日見上頗言宦官太盛非

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若何知若欲剪此曹何意誰授若也文忠故多門下士上疑客教之文忠退就舍客屍橫牖下數矣文忠念以肺腑觸上怒大驚悸遂得疾旬日而薨年四十六上悲怒殺諸醫及侍者百人贈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之陰侑享太廟功臣廟皆位遇春下父貞十一年先卒贈隴西王文忠幼子於上又多大勛事上最小心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不敢蹈遇名士喜招納上心故弗善之竟以此墮子景隆洪武十九年嗣爵上予誥曰爾其監前人之失戒慎之毋汎

言毋狗勢君子以爲微詞次子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
齒諸生間與天台方孝孺善旣襲爵進掌左軍都督府
加太子太傅建文君即位與魏國公以元勳子並見倚
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靖難兵起代耿炳文爲征
虜大將軍擣北平文皇入國乃迎戴進太師增祿千石
賞埒淇成二公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
扼腕謂彼白刃割我而今以降虜踞我上共媒孽景隆
與弟增枝蓄養亡命謀不軌革爵沒其家絕食旬日不
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年竟以凍餒卒國除弘治六
年詔女孫璿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璿卒子濂襲濂卒
子性襲嘉靖十一年改封臨淮侯薨無子叔沂嗣侯沂
薨子庭竹嗣庭竹薨子言恭嗣言恭好文學

論曰岐陽王以貴戚之少年遂能感會風雲翼扶王運
撫有浙東之地以建方面之號亦足以占一統之業成
矣天下旣定申威絕漠元之後嗣妃王咸歸漢組犁庭
掃穴魄散魂奪卽比大將軍鴻烈又孰有踰於此者乎
至于賓賢友士悅禮敦詩彬彬乎有儒者風詩稱文武
吉甫庶其近之高帝肺腑之親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

姊之子獨岐陽王而大都督不善居勲父子以廢徙而高帝念之不絕其國蓋二百年而南面猶故也岐陽王不再傳而廢歷數世始受爵臨淮以今視昔庶幾不失高帝遺意哉

贊曰帝乙歸妹乃產岐陽卓矣岐陽英武夙章作鎮於嚴粲虎是將擒梟下雄斷臂扼吭北逐亡胡至于應昌名王閼氏纍纍就降振旅敷文禮讓輝煌誓彼山河百世寵光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八

寧河王世家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寧河王鄧愈字伯顏虹縣人愈父順興元亂聚鄉里少年據臨濠自保愈年僅十六每戰輒先鋒父與元兵戰死兄代之尋卒衆共推愈愈不聽自率徒屬走滁陽來歸時年十九太祖見愈年既少貌又魁梧遂授管軍總管比肩群將從渡江克太平從徐將軍禽陳瑊先從定金陵與邵成湯昌克廣德轉廣興翼行軍元帥府元帥守廣德數却元師轉行樞密院判明年徐將軍克寧國

下宣城徙守宣城宣初來附尋叛去愈至善爲撫綏宣人無貳其秋胡大海攻拔徽州又徙守徽元使苗軍十萬至徽攻愈愈與大海分出擊大海破之而婺源黥祁門諸屬縣聞之皆下焉遂與大海引兵往會左副都指揮李文忠由昱嶺關出遂安進取嚴州遷同僉復與李文忠協戍嚴州行畧浙西大破吳兵閑林徐壽輝將鄱陽宣慰于光怒友諒之弒其主與右丞余椿共逐漢將以饒州來降又徙守饒饒濱彭蠡湖接漢都漢師數至數却之陞江南行省參政兼僉院總制各翼軍馬愈悉心

招携餘千守將吳宏初畏愈稍相疑於是遂來親附愈因令宏從兵襲克浮梁取樂平乘夜入撫州撫州帥鄧克明單騎宵遁辛丑太祖克江州下南昌又徙愈南昌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南昌降將祝宗康泰太祖命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以逼於胡廷瑞常鞅鞅不自得及與愈共事復耻爲愈下廷瑞恐二人有變言于太祖太祖令二人往從徐將軍攻楚果遂反還破新城門而入愈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跨三馬皆踣最後得養子馬乃得脫奪撫州

門奔還建康以情歸太祖太祖且慰勞之亦弗罪也南
昌定復從大都督還守陳友諒忿南昌之歸附于我空
國來寇戰艦高與南昌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
愈得撫州門最要衝愈晝夜不解甲三月餘太祖至大
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明年漢亡因與常將軍行
徇江西上流未附州郡合兵攻下贛州陞江西右丞是
年遇春西下襄陽太祖復徙愈爲湖廣平章守襄陽襄
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相望于道百姓罷
於軍旅太祖使人謂愈曰民猶水也無德於民而威以

劫之猶築隄焉壅之而已常虞其滲也近聞王保保集
兵汝寧如彼之爲是隄其民也汝之往也若能愛軍恤
民使仁聲義聞被於遐邇則人心之歸猶水就下正如
穿穴其隄使所聚之水自洩耳用力少而成功多復使
襄陽降將張德山還協愈諭之曰汝材如美箭利鏃必
求善射者用之乃不枉其才倘付拙弓是可惜也爾歸
襄陽善爲鄧將軍招撫山寨餘民俾知所以圖存毋負
朕意使都事王天錫往參幕府予書諭愈曰山寨之民
不保其所非一日矣汝帥茲土務安其業毋失其心苟

其來降昔嘗爲兵廼籍戎行若本爲民宜歸有司俾安
農畝軍人小校悉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
法汝土鄰於王保保故欲汝謹法度加惠愛使彼脇從
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則邊境可寧予無西顧
之憂矣愈奉諭撫綏惠孚江漢是時愈年二十八兵興
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太祖爲吳王初建
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御史大夫湯和討方谷
珍愈獨領臺事洪武元年皇太子立兼太子右諭德是
年大將軍經略中原愈以征戎將軍略定江淮迤北州

郡三年以左副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西諭河州土
番大酋何鎖南等皆率部夷歸命其冬大封功臣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
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五年授征南將軍出平
澧州等處溪洞蠻夷七年同宋國公勝中山侯和鞏昌
侯子興出鎮北邊八年奉勅陝西董兵屯田九年土番
川藏遮掠烏思藏貢使十年授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
沐英等分兵三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岷嶮山俘斬萬計
鹵馬牛羊十餘萬師還至壽春以疾薨年四十一賜葬

西山贈寧河王謚武順侑享太廟上臨泣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東征西討勤勞備至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朱夢炎爲文刻神道碑愈子四人長鎮羽林鎮撫改封申十八年征江西有功卒無子次銘西安護衛指揮使次鏞旗手衛指揮使女妃秦王銘子源永樂元年乞嗣以年二十爲散騎舍人七年征胡有功還卒源子挺亦早世挺子炳成化十六年乞嗣不許弘治六年詔錄常李鄧湯四王後炳得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老子繼坤嗣嘉靖十年改封定遠侯卒子祖錫嗣卒子世棟嗣

論曰寧河王初雖少年哉自舍烏合之衆赴雲從之會推其志致豈假時馮竊者可得窺其間乎識時務者在俊傑洵哉一代之英雄也歷鎮八州民無反側敵人懷附如歸寧獨其將畧長哉蓋兼有君子之行焉儋爵上公帶礪六王而卒以夭死物忌太早殆謂是乎或謂高帝晚年功臣得夭爲幸竊以爲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襄陽人至今比之羊叔子口碑無忘衛國公於乎此豈可以虛辭借乎

贊曰烈烈寧河有燁其昉遇大則勇無衝不先始畧江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九
淮遂平漢沔勃律收虹崑崙回霰中道奄淪八州流信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九

東甌王世家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東甌王湯和字鼎臣濠人郭子興之撫濠也和率里中少年仗劍從之爲百夫長狗定遠陞長千夫太祖在子興甥館諸將皆太祖等夷莫肯爲下和長太祖三歲謹執部曲禮太祖悅言子興願得和共事和從太祖攻下洪山寨陞長萬夫從取滁州太祖以和爲管軍總管乙未取和陽奪橋先登從渡江下太平擊陳也先流矢中左臂不爲尼力與諸將破也先禽之分兵東下溧水從

定金陵同徐達取鎮江陞鎮江翼統軍元帥是年置行
樞密院轉同僉丁酉克毗陵鎮守毗陵毗陵與張士誠
相接壤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太祖不獲允醉而有
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攄坐舍春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
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亦大愧悔士誠再入寇再拒却
之繇是不敢窺犯常州癸卯從徐將軍破士誠軍錫山
斬其將遷左丞甲辰會擊吳丞相張士信解長興之圍
陞平章乙巳擊斬江西劇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
丙午大將軍討士誠和別將下吳江明年克姑蘇遷左

御史大夫和守毗陵十年吳平方召還爲御史臺洪武
建元立東宮兼太子左諭德是年以征南將軍往討方
國珍國珍旣乞降承諾航海下福州破延平生得閩帥
平章陳友定還京誅之九月扈從幸汴梁以偏將軍同
右副將軍馮宗異取懷慶澤潞晉絳二年從大將軍平
關隴三年復從擊王保保定西古城西至察罕腦兒虜
其酋以歸其冬大封功臣封中山侯授開國輔運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四年以征
西將軍率諸將入蜀和師以水漲多逗遛蜀平不賞五

年從大將軍出沙漠與虜戰斷頭山敗績六年監虜通
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薨彰德城九年與潁川侯友德
往延安防邊故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來請和乃還十年
進封信國公加號推誠位特進階光祿大夫勲左柱國
祿三千石仍予世券初上之大封功臣也謂和善齟多
殺人又以其守毘陵時語忠少欠薄罰之使位列侯之
上夏之役將虜上公之爵待和和功不及友德永忠最
上甚惜之然念與和同里閭獨又先能謹事我于子與
所以是故特以上公之爵授之仍叙其功過鑄于誥券

明年巡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明
平經理四川永寧墉塚十八年從楚王討平五開洞蠻
逐朝乞骸骨歸鳳陽上喜賜寶鈔爲治第尋諭和曰日
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
戍以固守備使指揮方鳴謙輔行鳴謙方谷珍從子上
以方氏世家東海識倭防故諮之上從鳴謙畫令和自
登萊沿海東抵浙九築五十九城取民於四之一戍之
役興民多訛謠和曰成大功者不計小費任大事者不
顧細謹問閭小民敢興浮議沮格國家大事者予得以

軍法從之二十年還京明年新第成和率夫人陞辭上見和夫人皆蒼顏皓首大欣悅手勅褒嘉賜和白金二千兩黃金三百兩鈔三千錠文綺四十疋賜夫人稍殺之已乃詔遣諸公侯各還鄉賜賚有差他夫人不與焉由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征討獨和以老不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正旦入朝中風不能言上驚幸視護還里十月上思之召至即賜安車入殿廷與酣宴而出厚賚之歸二十七年和疾浸不能興上欲

見之復令安車入內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出藏鏹爲先治瑩域二十八年薨于里第年七十上聞三日不御朝贈東甌王謚襄武侑享太廟和晚歲用兵數失利然上時托以綜理之任輒効故勲爵遂得與群公等群公當上末年鮮令終獨和首請解兵退休深中上心上以是眷念終其身恩禮有加群公莫敢望焉子五人鼎以功至督府僉事征滇南卒贈信世子輒太原中護衛鎮撫郛燮蚤卒醴積功至左軍都督府同知征五開卒于軍女妃魯王鼎子晟早世晟子文瑜文瑜子傑

皆病癘不得嗣傑弟倫倫子紹宗弘治中得爲南錦衣
指揮使續封靈璧侯紹宗卒子佑賢嗣佑賢卒子世隆
嗣世隆督領漕事十餘年加少保太子太保卒子之誥
嗣和有曾孫胤績一豪士也別有傳

論曰東甌乃豐沛之故人酒語雖嘗有失而天子爲之
包容美哉君臣之間不有光于舊乎閩外勲以視列公
稍相遜而其後爵上公贈真王駢蕃之錫諸勲舊不敢
望焉豈非以縮角布衣之契故重耶顯融令終則乞骸
一語有當于帝心也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勲而
矧人主詔乃怏怏之國於乎晚矣夫惟信公旣明且哲
以保其身豈不善始善終也哉

贊曰懿懿東甌龍潛誼定三吳席捲七閩波靜平蜀帥
遂功存不競始冠徹侯終膺九命陰諧帝志釋兵休請
幾矢彭英恩踰賈鄧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

黔寧王世家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黔寧王沐英定遠人英少無父隨母逃難母亦故年僅
八歲無所歸太祖見而憐之撫爲子從姓朱亦從皇姪
文正列予名文英與太祖卧常鼾睡懷中甚見抱愛后
亦子之一如其既有太子也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
口旣二載太祖以爲能轉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尋加昭
勇上將軍改廣信廣信壤接東甌湯將軍擊陳友定延
平英因攻取鉛山崇安從克延平拔閩溪十八寨徙守

建寧善節制延邵時英年已長太祖使歸沐姓單名英
洪武三年召還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
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授心膂托九年
出鎮撫關西十年以征西副將軍副鄧將軍西征土番
耀兵至崑崙還封西平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
一年授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出討洮州十八族番
酋破禽其二副使等平納隣七站之地數千里請置洮
州衛留兵戍之仍還鎮關中十三年總關西兵出逐虜

和林禽元國公脫火赤十四年從大將軍出古北口獲
虜四部衆渡臚胸虜一知院而還九月以右副將軍從
傅將軍討雲南出羅鬼我師旣下普安英言于傅將軍
曰梁王司徒達里麻將兵十萬在曲靖必將以我疲於
深入無虞心我及其無虞心也疾趨之必得志焉傅將
軍然之晨夜兼程馳至大破其師入曲靖梁王走死滇
池其明年復破二龍關克大理禽其宣慰使段世長撫
金沙至于金齒先是梁王之負固西南也天子之使再
至皆殺之於是始赫然威畜之宋人斧畫之外裔夷君

長以百數咸稽顙而受約束烏撒諸蠻傅將軍已蕩平
尋復叛英復親洫其地諸蠻震怖各乃降服師旋上慮
夷心多變留英鎮守平緬尋反於定遠東川及烏路者
滿矣情反阿赤阿資再反越州英悉命師往擊盡討定
之二十二年入朝上宴之于奉天殿賜朱提文綺且欲
爲治第鳳陽已而曰予以南詔付汝而予遂無南顧憂
予聞汝在南詔山川草木寔嘉賴之不可一日無汝也
汝宜亟還英鎮雲南簡官僚興學校平土賦開水利通
鹽井正溝洫闢藁莽分軍而田居食其耕出資其餉墾

田百萬二千畝軍實克盈卒乘輯睦華夷安豫樂土視
中州矣初高后之薨也英在滇中哭三日不食後聞懿
文太子訃哭失聲飲食皆衰一日出廳事俄昏仆頃乃
蘇曰吾死矣夫遂以其年六月薨年四十八軍民三日
不市夷人縵面請于朝尸祝之上哀之如太子焉歸葬
京師贈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子四人春晟昂昕昕
尚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春年十七從父征討有功
授督府僉事大臣請且試職上曰兒本我家人畀實授
嘗錄囚烈山捕蔚州逆黨開釋各數百人二十五年嗣

侯鎮雲南有父風增闢屯田三十萬餘畝三十一年授
征虜前將軍進擊平緬叛蠻刀幹孟薨于軍年三十六
謚惠襄無子是年九月弟晟以都督嗣侯時岷王之國
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
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建文之
自焚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訶察無狀乃已永樂六
年以征夷左副將軍副新城侯張輔平定交趾進封黔
國公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
右柱國歲祿三千石予世券還鎮雲南亡何交趾再反

上命晟再討之不利卒命輔往而晟亦得論功受賞加
太傅最後又反與安遠侯柳升往討升階沒爲廷臣所
論劾上封劾章付晟曲赦之正統三年征麓川以左都
督方政軍獨渡江敗沒晟坐不救上遣使詰問晟引慝
自墮滇人攝晟父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
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迓迓盟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前後
置圃墾田業三百所曰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
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征
南將軍印復從定西伯蔣貴等破走麓川夷遷左都督

追封死事之臣而晟得贈定遠王謚忠敬昂卒得贈定
邊伯謚武襄斌嗣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
克嗣於是從兄都指揮璘以才舉爲右都督代鎮璘卒
第瓚爲都督同知復代之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
又明年始佩印爲鎮守嗣爵凡三十二年迺有平蠻功
累勅褒獎加太子太傅弘治九年薨贈太傅謚武僖無
子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廷議崑爲昂後昂實
西平侯英之子而黔國公晟之弟也晟已無後則崑宜
嗣西平侯不得嗣黔國公雲南守臣爭之謂南人百餘
年來習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侯之恐爲所輕非所
以定民志而懾夷情也朝廷從之崑得嗣公留鎮平龜
山竹箐蠻及米魯亂再禽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酋
那代三賜璽書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正德十四
年薨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紹勳薨子朝輔嗣父子
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朝輔二子融鞏皆甫襲而殤朝
輔之弟朝弼當嗣虐其嫂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嗣
而淫惡益甚且旅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
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

死孝陵初起多畜養子為心膂之托每郡邑下輒遣出與將官同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歲棄道傍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書布及卒家無餘資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舍歷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鴈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川而建寧功最偉征建寧胡廷瑞為王帥建寧人先詣文輝降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遂止歷官都督僉事世襲指揮使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與花將軍守太平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劍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論曰雲南非古所稱荒服地哉漢武雖習戰昆明僅置益州莫能全土元裔雖分封善闡而疆宇分裂尚在羈縻夫王馬筵之所麾及書文之所通被直度金馬碧雞

而上之蠻貊夷落以次蓐食一統之規豈不赫然盛哉
及坐鎮爲藩侯以能卧茲邊亭與文士講論月朔釋菜
先師設廣學
生烹羔也
女饗可謂雖在軍旅不忘
俎豆者也而獨有馬僻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支遁僧也猶愛其神駿而畜之吾將也與吾一心不在
良驥哉今之世保赤社爲明藩屏王之明德遠矣
贊曰於爍黔寧戚均皇胄豪鷲神啓機權中秀玉關師
出葱嶺衡什移兵佐穎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蠻歸奏
世裔開府若若兩綬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一

誠意伯世家第七

東莞尹守衡著

誠意伯劉基字伯溫青田人也基虬髯電日初年二十
舉元進士爲高安丞秘書監揭傒斯過高安與語出語
人曰此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旁縣人曾義山嘗謹
遇異人授以天文書秘弗傳死屬其子後某日劉基過
授之是日基果過得之常閱習尋投劾去遊武林有異
雲起西北人人以爲卿雲基笑而大言曰是天子氣也
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客聞大駭

以爲狂無知之者時慶元方谷珍反海上大張省臣議
欲招之辟基參謀基曰招之在脅從則可方氏兄弟首
亂梯禍法當捕而尸諸市元用事者大怒謂基失天子
憫念元元至意羈管紹興基自是放浪紹興山水間而
谷珍益橫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起基基
出爲討平群盜僅從故官稍叙錄基憤竟棄官歸隱青
田山中嘆曰基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
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
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爲

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
鮪潛逃于淵吾將奚往哉著書自見穉曰郁離子郁離
子之言曰夫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
舜之民猶以膝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
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有時而融
不渙然離也子孫傳之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復衰
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
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無道未如桀紂者
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了其時而間之亦

不亡霸者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其消而
釋也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
放則散故曰勝天下之道在德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
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
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
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客有
說之者曰今天下其擾擾矣以公才略據括蒼卷金華
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公因畫江而守之
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悠悠安之乎基曰子知蒙人

乎衣狻猊之皮以適墻虎見之而走遂以虎爲畏已也
返而矜明日服而往虎立而睨之蒙人也怒而食之方
谷珍蒙人耳而子爲我效之乎夫命將有歸子姑待之
及太祖定金華下括蒼基指乾象語客曰此天命也豈
人力耶客亡去基欲遂詣太祖而處州總制孫炎復將
太祖徵命至基聞命遂入金陵見太祖陳十八策太祖
喜曰先生吾子房也五月陳友諒陷太平欲寇金陵太
祖方深念而衆恇擾未知所決或請且降之以待後圖
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山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

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太祖起入內召問基基曰斬降者囚奔鍾山者賊乃可破爾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先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夫天道後舉者勝且宜依兵以伺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矣太祖喜遂用基策大破友諒龍灣太祖以克敵之賞賞基辭不受時太祖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小明王座奉韓林兒基語太祖曰如此當復有項羽義帝之釁太祖乃大感悟立撤之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兵攻之自昏達旦未能下太祖徇于舟中曰誰可與我取此而夕食者基曰彈丸地何煩主上憂不如徑拔江州昔日龍江之戰友諒之膽破矣鼓行而前必得江州得江州安慶可不勞而下太祖曰善悉軍西上友諒果棄江州倉皇走武昌太祖入江州復屬諸將從基受策行取蘄黃諸郡師旋遂下安慶具如基語基從太祖江州復下洪都太祖還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躉生謂士誠密邇又多積儲宜先取若爲我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宜緩圖友諒雄據上游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且其名號不正人心不歸

因入之心聲其罪伐之可必滅漢滅吳囊中物耳會友
諒寇洪都太祖親帥六師往應之與戰鄱陽湖十五日
戰方塵基忽起躍大呼手捧太祖急更舟太祖急如基
語更舟而前舟敵砲碎矣基請移軍湖口卜以金木相
犯日決勝友諒果以其日亡基與太祖行軍數以所秘
天文書爲太祖畫方略太祖輒用其言皆奇中多顛此
及議取吳收中原出基密謀爲多太祖以基爲太史令
尋改爲太史院使太祖卽帝位拜御史中丞上戊申大
統曆上使章溢定處州七邑賦青田比他邑獨減曰使

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上幸鳳陽命基與左丞相
善長居守基因言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
振肅而後惠政可施飭諸御史嚴督察清輦轂中書省
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抵基
緩彬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會禱雨丞相曰禱雨可
殺人乎基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伐邢而雨斬彬天
公兩遂斬之善長大恚恨上還訴基僂人於壇壝之下
非所以奉承天意上不問基因妻喪遂乞歸瀕行語上
曰鳳陽雖帝鄉然不可都王保保可憂取之未易願留

意基歸上益思基手詔召基且言彭蠡之戰患難同舟
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勲冊庶不負昔日之多難
基至上大悅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且欲爵基基叩首
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上有它事督責
李丞相基言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
汝汝乃爲之地耶汝忠誠足任此基叩首曰是如易柱
然得大木而後可束小木爲之顛矣如臣朽鈍豈堪任
此上乃欲相左丞楊憲基不可上知基與憲善怪之基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
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
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
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朕之相無逾於先生基曰
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爲之且孤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
其可也三年大將軍出定西孫興祖胡德濟失利王保
保竟走沙漠上思基言兼授弘文館學士其冬大封功
臣進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
祿二百五十石明年正月賜功臣歸里基遂歸其年進

平西蜀頌上優詔答之八月手書問基天象基條答以
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也
初基爲上言甌括間談洋地嚮爲齧盜救方氏因之首
難請置巡司泣其土控扼之諸齧酋弗便也相率挾逃
戍之卒以叛大豪復爲陰持府縣吏不以聞基令子璉
奏之未先白中書時胡惟庸方攝丞相事怒曰劉基雖
勲舊已不列於朝班卽有陳請安得不先關政府啣之
會上欲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怵吏誣基
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空民居以爲阡冀得志以
當異符民弗與故建立司之策証陛下寤其人致激變
章下政府惟庸坐基不道當重辟不問復請逮其子璉
亦不問上第手書諭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
朝見上謝恩引罪遂居京師不敢言歸矣七月上竟以
惟庸代廣洋爲右丞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
言而驗其如蒼生何憂而成疾惟庸以上命挾醫來視
基飲其藥有石卷于腹中基白上上未深省上念基病
久手勅慰勞還鄉基歸亡何卒基且卒悉匱生平所習
天文秘書緘付子璉令俟服闋奏之毋令後人復習之

也遺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爲政寬猛當若循環
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聯絡封授次子璟
曰胡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
其時可密聞也上聞基死亟使御史李鐸至青田索基
天文書璉奉匱出授使者隨見上上欲官璉璉辭制終
授考功監丞尋出參政江西復爲惟庸黨所脅憤懣卒
久之御史中丞涂節言基之死毒中之汪廣洋知狀上
問廣洋廣洋謝不知上怒貶廣洋十三年上誅胡惟庸
果思基璟出基遺疏上之拜閣門使初基與宋濂章溢

葉琛同赴召舟沂桐江而西桐廬徐舫基友也冠黃冠
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滸揖基而笑基亟延
舫入舟中四人競與談詭甚懽舫語數侵基基不答四
人各取冠服服之欲與載同行舫覺之竟辭去舫先爲
江浙行省辟避居江臯基出復欲薦起之舫益韜匿莫
可跡基卒君子以是重有感於舫也二十三年上益憫
基召璉子薦復故封誠意伯加祿五百石予世襲薦封
踰年卒子法幼未襲時璟爲谷王右長史文皇帝入國
璟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樞子曇曇子祿景泰三

年命錄基後七年詔授祿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祿子
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上用給事中吳士偉言憲子
瑜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
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
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
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
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
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皇上明聖斥
姚廣孝太廟侑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

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攬賢豪創造基
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竒謀中原大計每
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基亡之
後孫薦寔嗣基爵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
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禡主裳於末裔委礪帶於空
言或謂後胤孤貧弗克負荷或謂長陵紹統遂致踈嫌
雖一辱塗圯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
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饗太廟
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

基入祀太廟庶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予世券二
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論曰世稱誠意幾於子房彼其首陳大計上讚廟謨會
不十年功成一統子房復生亡以過之儻封留之願既
酬赤松之遊必果雖有惟庸百間何緣而起徒抱杞憂
致滋物議及夫中毒之日下之不自白于寸衷上之不
見察於明主啜其泣矣嗟何及矣

贊曰英英劉公卓識朗詣洞往千載知來百世人謀鬼
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攘默紓真秘定鼎卜洛仰禪天計
相排雖切主恩毋替返駕青田遺榮芝桂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二

靖難三世家第八

東莞尹守衡著

余作開國世家爰及於靖難諸臣未嘗不掩卷而嘆也
曰嗟乎周公固成王之叔父也因誅管蔡周之臣子遂
廢成王而立周公可乎哉昔者吳王濞稱兵討錯固亦
曰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徵兵淮南淮南王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
相已將兵因遂城守不聽王而爲漢嗟乎此獨非藩王
之將士乎而猶知有漢哉惟是一二元戎我高皇帝予

之祿位使鞏衛我皇家貽天子萬世安也高帝不祿嗣君雖急爲國臣子固有死耳卽不能死夫豈不能引王當道爲王請罪而乃反戈內向謂高帝何且也爲錯稱兵所過之州郡何罪今日之比功論烈河間東平非不可以繼於東甌黔寧之後而稱世臣然使天命未歸以視之田祿伯桓將軍諸人一間耳故曰存亡在所任人固有幸不幸也要之王者之興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蓋謂是乎峻命不易宗社重則君爲輕壯哉帶礪之勲斯文一代雲龍之會也余惡得不爲論次之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也仕元爲樞密知院元亡從遁沙漠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積功歷遷爲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數從燕王出掃殘胡多鹵獲進都指揮同知遂爲霸府元僚玉驍勇善戰多智筴燕王寄之若左右手建文初王以強大見猜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逮王勢且迫玉言于王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朝廷不察乃以吳濞見擬今諸宄謀定矣卽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菹醢也遂佐王以靖內難起兵奪北平九門撫民三日議師所出諸將亟欲南下玉曰爲我肘腋

患者薊也薊平然後可以安意而南王曰善首攻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遂以是夜趨遵化四鼓潛至從敢死士百人坎墉先登開城門納將士戒不得妄殺一人遂畧密雲至永平皆降其精兵銳甲以益師時長興侯耿炳文帥兵三十萬屯真定都督潘忠守鄭州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王言王曰彼今扼吾南路盍先禽之王立發兵命王爲先鋒是日中秋遂以夜半至雄天比明拔之斬楊松潘忠自鄭州來援禽之王師至無極炳文軍已至滹沱河王請單騎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

其上有敗氣今當乘勝徑趨之一鼓可破也諸將猶以衆寡不相當難之王曰彼衆而囂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王顧王笑曰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吾事王遂鼓師前薄之大敗炳文諸所從行徹侯名將皆就縛王謂王曰此汝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炳文敗去建文君復親授曹國公斧鉞引兵五十萬來攻北平而遼東守將江陰侯吳高且欲復永平圍城甚急王語王曰李九江無能爲不足憂吾與若且先援永平吳高必不敢與我戰兵至永平高還走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兵

襲之可免後顧王曰善遂至大寧挾寧王以歸并降其所轄朶顏三衛胡騎立五軍以玉將中軍趣還北平而景隆兵至圍城已數日矣玉率五軍環拊其背而城中兵亦鼓譟出夾擊之大敗之景隆棄師南奔已又與武定侯郭英安定侯吳傑兵號百萬謀再進玉言王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至白溝河待之僅三日景隆果帥兩侯兵至又大敗之南兵走保濟南玉復從王攻濟南不能得乃解圍而退南兵追躡至東昌園王數重玉不能出玉旣與王相失衝敵大戰連殺百數十人覓王不

見不肯退不知王已脫難去而玉竟没于陣王收兵不見玉哭之慟謂諸將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吾良股肱耳玉子輔是時從玉效功在軍玉遂以其兵屬輔輔衰墨而即戎從定京師論功封輔信安伯食祿一千石予世券追封玉爲特進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輔字文弼永樂三年上謂功臣淇公福成公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有所恨乎二公頓首言臣等皆以微勞冒上賞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安敢復封公玉之子輔頗自積戰伐今者尚稱伯位諸

徹侯下語未既而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輔儀貌公侯中獨雄壯顧盼有威上甚異之四年上將問罪安南屬輔以右副將軍佐成國公率二十五將軍往討勅西平侯晟爲左副出臨安輔從能出思明能薨于軍詔輔代總其軍諭之曰昔岐陽王以偏將軍從開平王北伐開平王卒于軍岐陽王遂鼓諸將掃蕩殘胡著名青史將軍尚取法前人毋忝朕命初大將軍師出先檄黎季犛二十罪馳諭交民且明朝廷來爲爾故主立後爾民亡恐賊是時恃三江之險自衛列柵七百里兵

號七百萬拒守我師輔帥諸將進斬三關遂至嘉林臨江而屯左軍時亦已至三帶河而與輔會輔睨賊柵邊江無用武之地獨多邦城下有沙灘稍夷曠可列師於是輔軍西南晟軍東南佯張旗鼓欲戰潛遣都督黃中夜昇攻具越重濠梯城指揮蔡福鼓衆先登燃光吹角奪門而入賊驅象兵巷戰輔出畫獅蒙馬前衝象皆股栗退走旣拔其城遂循富良焚柵而下徑搗東都賊焚西都入于海我師追敗于木九江賊遁閩海口復追至膠水賊遁大安又追敗之于鹹水賊遁靈源又追擊至

清化賊遁深江追至竒羅海口遂禽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上初諭輔安南平定宜訪陳氏之後使嗣國而陳氏血屬黎賊誅夷盡矣輔集國中父老會議共云安南本在漢唐爲郡縣地後因淪棄化爲異類四百四十六年矣今幸聖朝掃除殘賊再覩漢官威儀此乃交人洗心滌行之秋華夏重新之日也願依漢唐故事請立郡縣如故輔疏聞上曰可遂乃建官分邑如雲南焉師旋論功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其秋八月交趾故官簡定初臣陳氏不肯事黎季犛而輕騎跳歸明從征爲別將頗有功因見天子不立陳氏後定遂反僭號大越寇交州天子詔晟討之晟與戰大不利諸郡縣皆陷上乃更命輔往有季犛自稱陳王後起兵應簡定安南民不忍棄陳王遂相率而歸季犛季犛故多權略謬與簡定相推重而稱定爲上皇使使來告襲位求封輔怒曰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若已反矣即真陳王亦僂不赦梟使者首以徇麾兵窮追獲簡定季犛逃輔獲季犛之黨二千人坑之築京觀焉天子重勞輔暴師久召還朝留晟討季犛季犛遣使

至上前請降上從其請命爲交趾右布政使季擴制於其黨不受命復反是時州縣初設重繩約交人頗受官吏將卒苦徃徃思舊俗以是賊酋所至交人供億蔽匿叛者嚮應惟交州一郡獨完上聞之拊髀嘆曰張輔交人震憚靖亂非輔不可復予輔兵二萬四千人仍授大將軍之印總戍兵徃征之遂禽季擴而交趾地悉平上乃命輔留鎮是時交趾比年出師諸將帥已疲於奔命而賊黨每伺師至輒望山海深入竄避而諸將亦多逡巡玩視不前輔追賊入至茶偈江下令諸軍決戰有期矣都督黃中按軍不出輔詰讓之中歛手謝以風逆輔曰我獨不畏死耶封疆之事幾不可失我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不敵而陷於賊非爾賣我乎擁出軍門斬之以是窮追諸將莫敢不用命中子哭訴上上不懌疑輔權太重都御史顧佐知上意請去輔兵權以保全功臣乃召輔還命豐城侯李彬代鎮輔經營交趾凡十年交民畏服還踰年季擴黨有黎利者則又反上遂不遣輔遣它將徃後至章皇利得它族子陳嵩請爲後天子問輔輔曰此黎利之譎計不可從也安

南之地將士勞苦十年乃得之今當益兵戡此而後可耳臣請行保以一年禽利天子卒用儒臣議冊封嵩棄交趾輔自交趾還兩從文皇北征阿魯台虜遁去最後窮追絕大漠無虜上與諸將計所嚮輔奮請曰願假臣萬騎騎給一月糧必爲陛下殲此虜上壯之曰卿且休朕更思之明日召與語曰古王者制馭夷狄之道驅之而已虜孽所存無幾浩浩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吾將士其旋師上還至榆木川不豫遂崩召輔受遺命諸軍悉受節度

時輔有女弟爲皇貴妃而女復侍東宮仁宗卽位冊爲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兩賜輔羊二百控酒五百甌白粲千斛時大行喪服滿禮部尚書呂震請釋從吉而朝楊士奇止之不獲蹇義具二議以請朝上素冠麻衣出見群臣獨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上服上乃嘆曰張輔武臣顧知禮六卿乃有不及以輔知經筵事監修文廟實錄仁宗崩章皇帝卽位知經筵監修昭廟實錄亦如之頒賞金幣爲群臣冠漢庶人將反心憚輔而使所親信人枚青入約爲內應事成裂數郡而王輔輔

執以獻上鞫之具知漢謀遂親征輔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爲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馳爲陛下縛之來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卽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加祿三百石刑部奏決重囚命輔同五軍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詔讞而釋之囚有朝審自輔始也宣德三年上特賜勅曰卿以親以賢祇事祖宗多歷年所元勲厚德巋然於今可輟中軍都督府事朝夕在朕左右相與究論軍國重務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脊繡麟衣一襲銀鞍馬一匹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腆洽正統初仍知經筵監修實錄加號翊運佐理輔雖起家武臣然好接引文士嘗請上乞賜一日假臣率武臣等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是日輔率公侯伯二十餘人儼然造焉講畢宴款諸侯伯皆列坐祭酒李時勉獨引輔抗禮諸生歌鹿鳴之章賓主盡歡而散時稱武臣一盛事云輔歷四朝天下倚重四夷莫不知名闔振擅權視勲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輔輔亦委蛇避禍十四年振挾天子北禦虜強輔行而不使預軍政輔老矣嘿嘿不敢言從至土木死于難時年七十二追封定興王謚

忠烈子懋九歲而襲父爵憲廟閱騎射於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寶鈔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傅再加太傅孝宗初知經筵監修憲宗實錄錄成進太師兼太子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筵監修孝宗實錄錄成以老乞解兵柄賜璽書褒美白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爲公六十六年爲太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十主恩榮宴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富侈爲東第之冠後庭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壽七十五贈河寧王謚恭靖而生平無它材伐以敦重善爲儀而已後萬曆中例奪王爵子欽嗣未幾卒子崙嗣崙卒子溶嗣溶長八尺而性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與奉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經筵監修世穆二廟實錄穆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有奇子元功嗣定興王有二弟皆以奪門功仲輓封文安伯叔軌太平侯

論曰河間始事亡胡位掌武自拔歸明積伐而冠霸僚復識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材與勇足稱也定興

三出南交取三僞王猶掇之及欲犁庭掃穴慨然請纓
自效願竭犬馬之力而無從非其長駕遠馭之略有素
定於胸中然乎若夫處喪服之有禮習文事於武弁詳
味此公丰度抑何魚雅有祭征虜遺風哉晚乃不勝君
側之宵人牽帥以從行又何耄昏寔甚毋亦見凶德之
不可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雖捐糜而勿悔乎或謂交
平之日使輔得如沐國故事長守茲土寧惟郡縣至今
要當不令身名俱隕爲世所悲也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也父亮從高皇帝起兵積功至燕
山中護衛副千戶早卒能生而魁竒怪偉勇力異恒輩
旣代父官爲燕王所愛重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
不花覆其軍建文初朝廷謀弱宗藩以侍郎張昺掌北
平布政司謝貴爲都指揮使將逮王王危懼能請于王
佯械其府中一二官屬授之以謝罪昺貴至手劔戮之
于庭遂起兵稱靖難王署能爲都指揮僉事師出燕王
親爲大將每戰必在行能爲前軍鋒挺丈八長矛從敢
死士二十餘騎瞋目大呼所嚮皆辟易從攻薊州先登
狗永平東略地至灤河還從擊雄先登從虜潘忠於月

漾橋從破長興侯真定斬獲數萬從援永平追敗江陰
侯之卒二十餘萬從攻曹國公鄭村壩潰其九營得其
軍資甲仗巨萬從攻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降其卒萬人
從攻東昌王以千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爲王騎也悉衆
圍之王短兵接幾不能出能奮力潰圍入擊莫有敢當
其鋒皆退却王因脫走張玉死焉王旣收兵耻之能氣
逾銳再請出師從攻保定大敗歷城侯夾河能以奇兵
爲軍鋒冠從敗平安兵于藁城追奔至真定從戰齊眉
山王師不利退保河北諸將咸氣鬱請班師能獨進曰

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王之天下今僅
一不利耳而遽旋旆者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王
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
先登陷陣大破之自是長驅渡淮取揚州渡江定京師
王卽大位而能以前積功遷至都督僉事矣第功論封
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
成國公爲左軍都督府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予世
券又明年立皇太子加大傅再加歲祿一千石又明年
克征夷將軍帥師八十萬討安南上親馮旗於龍江宴

餞能至廣西而卒上時已睹星象而怪之曰西師其有
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其氣候乎踰旬計
聞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上洒泣曰輔吾
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胡以止此言已益酸
楚親爲文祭之追封東平王謚武烈侑享成祖廟庭子
勇嗣勇長身頰面虬鬚戟長見者皆目屬而中實懼怯
無它技顧頗折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聲歷掌都督
府上北巡使佐仁宗監國上末年北征虜從將右腋宣
德初從平漢庶人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
太子太保時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位望尊重不欲使
掌六師而命勇代之勇初亦自強振刷有生彩後乃漸
怠且不免有所朘削望實俱損而以善事中貴人故得
久其位握兵符二十餘年嘗與諸將軍分道出擊朶顏
諸虜還進太保正統末年北虜犯宣府上親征以勇爲
大帥時中貴人振擅權每呼勇受事長跪惴惴惟謹虜
逼駕急詔勇率兵四萬迎擊冒入鴉兒嶺中敗沒駕蒙
塵兵部尚書于謙等叅論奪其封久之上由南城返正
曲赦諸失事者始追封勇平陰王謚武愨勇子儀嗣爵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歲祿僅千石英宗見而器之曰平陰王有子矣命提督
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三十四年加太子太傅卒贈
太師謚莊簡子輔嗣嘗屢掌都督府加太子太傅卒贈
太傅謚恭僖子麟嗣卒無子介弟鳳嗣提督南京守備
兼掌中軍都督府卒贈太傅謚榮康子希忠嗣年甫二
十一美姿容善舉止沈靜不苟爲世宗所器重數更委
任掌右軍都督府再掌後軍提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
兵馬一爲都護將軍屢克皇天后土及皇后貴妃皇太
子親王冊禮使入直無逸殿應制撰草再知經筵及監
修國史歷事三朝代祀圓丘三十有九方澤二十有九
官自太子太傅以至太傅再加兼太子太師最後進太
師錄廕子弟爲錦衣指揮千戶三人祿奉加至七百餘
石賜肩輿入內府乘馬玉帶蟒繡麟袍卒年五十八追
封定襄王謚恭靖弟希孝以兄廕得官歷至太保兼太
子太傅卒贈太傅謚忠僖希忠子時泰嗣不半歲卒子
應禎嗣後以例奪王

論曰燕師之起也未嘗敢越清濟一步窺足于南首老
濟南再困東昌三蹶淝河四衄齊眉山以其時四載矣

如使人人自喪皆思退守以俟時區區三郡能畫長淮以自王乎東平一鼓其餘壯誓戈南指萬乘增其氣色三軍作其勇敢以比漢項之際斯乃韓王決策東向之秋使其顛沛於相臨廣武之日遂聽鴻溝之約解甲西還奚可也吾乃知東平之烈斯爲最矣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也父聞歷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瑄善騎射洪武中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射多奇中翔鳥應弦下之性機警有材畧總兵官取材西蜀不中度士多瘴死瑄往別取善道入且先期還士無恙而材又中

用以是人知其能尋代父職父坐舊累謫戍遼陽瑄請代行詔並原宥從征月魯帖木兒賈哈刺兩叛酋所將卒奪險先登酋賊數千圍瑄瑄率部卒且射且前竟斫賊而瑄亦傷足復從雲南兵會征百夷并叙前克敵功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從蜀獻王巡邊還會灌口都江堰壞奉命修築進都督僉事建文時命領舟師防江靖難師至瑄迎降江上舟少拆民居材編筏以濟師文皇入國錄功賜瑄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食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永樂

元年克總兵官與都督宣信歲董糧百萬石航海運給
燕遼軍儲所過海島夷人多避匿瑄下令使出交市官
監之夷人顧喜躍爭以謂天朝元帥不魚肉我而我軍
反獲其利會有倭寇沙門島瑄帥漕舟殲焉役夫二十
萬築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
旣建北京罷海運濬會通河上復命瑄總理瑄採故老
言於淮則引官家湖水爲渠以達清口於高郵則築隄
四十里循隄而渠以避湖害於泰州則開白塔河通江
浚儀真瓜州以通潮平呂梁百步二洪之石殺河怒瀕

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河隄則鑿井樹木
以待暍息而淮徐濟寧臨清通州皆置倉塲以備轉輸
以是四千里數十年運道流通漕舟大便利仁宗嗣位
瑄應詔陳言七事其一極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上覽
之戚然下有司議寬恤加勅獎予世伯券其冬宣皇帝
命瑄坐鎮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宣德八年嬰疾入
朝上嘉勞宴賚還而亟上聞之瑄次子在勲衛令挾醫
還視竟卒年六十九贈平江侯謚恭襄賜祭葬今漕渠
旁往往有瑄祠宣德十年子佐嗣爵卒子豫正統二年

嗣十三年與保定伯梁瑤克寧陽侯左右副總兵討閩
寇鄒茂七有功進流侯加祿百石景泰中兩鎮臨清卒
贈黔國公謚莊敏子銳天順八年嗣成化六年出掛征
南將軍印總鎮兩廣弘治七年與都御史劉大夏督治
張秋決河有功漕渠加祿二百石歷進太傅卒子熊弘
治十六年嗣正德三年總漕運璫瑾索金錢不得坐多
買田宅侵民利謫戍海南奪誥券瑾誅復爵卒正德七
年子堯優給卒無子熊侄圭嘉靖元年嗣累掌營府加
保傅三十三年卒子王謨嗣

論曰當北兵之南驅及淮也夫人不知有梅都尉乎燕
王求假道於進香剽其使而隻騎不得渡淮津壯哉余
傳其事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後覽陳瑄之禦燕江上反
驅江上之舳艫啣尾而渡燕師不覺中腸自熱思手劍
之而無從何人之亡良一至是乎乃知李景隆之啓門
延敵非景隆爲之瑄導之也豈亦天牖之耶嗟夫於新
主爲功臣矣於故主不爲叛臣乎雖然治漕之勲世永
賴之余故附之世家云

贊曰有赫河間峻謨首倡爰貽定興三廓南荒倬矣東

平雄冠諸帥叱劍前麾遂定天位優優平江乃濬河渠
萬舳如雲爲國乳哺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三

懿文皇太子傳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懿文太子標者母高皇后也太祖初渡江下太平其年
太子生六歲受經宋濂十三立爲王世子太祖命往臨
濂祭告祖墓且諭之曰兒生長富貴習宴安宜出郡縣
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
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艱苦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
惡卽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
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使宋濂爲輔行太子至則以上意

告祭祖考妣考妣及兄弟墓而還明年上即皇帝位冊
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未多東宮師
保傅兼屬之諸勳舊老成大臣選國子生周琦王璞等
十人入侍禁中讀書已又令朝臣政事並啓太子處分
後奏聞復諭二三師保大臣更爲參決可否太子事濈
最謹言必稱師父濈勉以孝弟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
無驕慢太子輒斂容聽受尤潛心於六經循環而讀之
讀左氏傳苦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本
末未易見取諸國而次第分繫之先周尊天王也次魯
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
晉以晉於周魯爲親其霸視齊爲長也自齊而下次宋
衛陳蔡地醜德齊宋公爵列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
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
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編年一主乎魯雖曰
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訓詁以杜預爲之主一覽而事見
終始名曰春秋本末上見而善之梓之禁中傳之天下
顧又留心農事歲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有秋一日閱
圖書中得一豳風圖喜甚圖前書有七月之詩太子以

示濂曰此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者也請先生爲予題一言圖後濂言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太子捧而誦之曰謹受教上晚年以江南地薄欲遷都命太子巡視關中太子方渡江雷起東南上使諭曰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其占主有陰謀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心養性施仁布惠以回天意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五月而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也上哭之慟命禮官議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皇帝以日易月上爲服齊衰十二日而除謚曰懿文祔葬孝陵之次建文君卽位追尊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靖難後復稱懿文皇太子

論曰懿文太子遜遜仁愛慈孝之主器也夫其英明神武則固不如燕王然他日使得臨御其必不致釀釁於諸王無疑也居震二十五年遽無祿而卽世豈天意殆有歸乎彼若予之此若奪之迅雷不雨蓋先爲之兆歟聞太祖嘗御東角門諭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至此

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似朕朕欲立
爲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
晉二王何地嗟夫不言之天又似懸於太祖之諄諄豈
三十年之殺運未除夫必有持危勘亂之主迺足勝天
之任哉余竊謂太子之不祿也天也已乃又二年而薨
秦王又三年而薨晉王詎可謂其非天哉

